



话·画·渔 (14)

## 摸河蚌

文/刘春龙 图/李劲松

提起河蚌，我们或许会想到传说中的河蚌精。不管是《西游记》里的，还是银幕舞台上的，抑或庙会走街队伍中的……无一例外，所有的河蚌精都是女性的化身。不知为何，这些成了妖精的河蚌，仍



## 小暑的“妈妈菜”

□庞余亮

小暑雨如眼，大暑雨如金。落在小暑节气里的如银的雨点到底有多大的呢？肯定比蚕豆还大。

对，是蚕豆，而不是黄豆。不是比黄豆大的雨点，而是比蚕豆还大的雨点。啪嗒啪嗒，冷不丁地，就往下落，从来不跟你商量，即使县广播站里的那个女播音员说了多少次“三千米上空”也没用的。想想也够了不起的，如果那比蚕豆大的雨点是从“三千米上空”落下来的，那当初在天上的时候该有多大？比碗大？比洗脸盆大？还是比我们首圆澡桶还要大？

想破头也没用的。比如那播音员还反复说起的“百帕”，那“百帕”很神秘，几乎是深不可测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去问刚刚毕业回村的高中毕业生，这些穿白的确良村衫的秀才们吱吱唧唧的，也说不清楚。但那神秘的“百帕”肯定与天空有



## 粢饭

□夏义阳

水乡兴化，日常生活还是挺讲究的，不管是住在城里，还是家在镇上，最简单的“早上皮包水，晚上水包皮”。“水包皮”是到浴室洗澡的形象说法，操劳一天的工作，下班了泡在热腾腾的浴池里，那份舒坦那份朦胧那份放松会让一天的劳累、疲惫悄悄褪去；“皮包水”则指到茶馆里喝茶，闲暇时分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，喝茶去，当然不仅喝茶，还吃各种小菜以及点心，如果需要，还可再叫一碗阳春面，真正茶足饭饱。而平时时分，一些流动的摊点也会让你早餐有滋有味。

大街十字路口，就是人们吃早饭的最佳的天然场所，有炸油条的，有摊米摊饼的，有煎杂粮饼的，当然也有捏菜饭的。“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。”生意都不错，每

点燃创业激情  
放飞创业梦想

版本。也许河蚌与田螺原本同类，编故事的图省事，只把主人公的名字换了，情节一点没动。说某一忠厚老实的青年，偶然捡到一只受伤的河蚌，带回家养着，哪晓得河蚌竟化为人身，偷偷给他洗衣做饭，终有一天，河蚌精被青年识破，二人结为夫妻。这故事无疑给男人包括那些懵懂少年以无尽的遐想，什么时候也能碰上这样的美事？

村后的车路河里有的是江歪，就看你愿意不愿意去摸了。通常我们会约上几个伙伴，带只澡盆，沿着河南岸的浅水处，依次排开往前趟，踩着江歪了，一个猛子下去，扳上来，扔到澡盆里。有时也玩点新花样，不许扎猛子，看谁能把江歪弄上来。那就要考你的功夫了，先用脚在江歪两侧松动泥土，再把江歪“挤”出来，然后双脚盘住，靠水的“漾”力，托起江歪，也可将江歪移到脚面，慢慢往上提……

对于孩子们来说，摸河蚌只是水中嬉戏的一部分，或许原本就是他们的一小诡计，这淘气的偶得说不定能减轻大人的责骂呢。你想想，父母虽说为一个下午找不到孩子而着急，可当看到孩子摸来的满盆河蚌，那刚刚板起的面孔也就渐渐和缓了。

有一年，村里有人在车路河里摸到一只十多斤重的大江歪，我们都跑去看了。真大啊，搁在澡盆里满满的。后来听说大江歪被一帮人“碰头”吃了，劈开时发现好几颗珍珠呢。那天夜里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大江歪变成一个姑娘，凄凄地看着我们，欲语又止……

停,想想就把那比蚕豆的雨点往下砸的话,母亲就会很生气;天漏了,一定是天漏了。

那些无法干的衣服,那些潮湿的烧草,那些无法割来的蔬菜,都令母亲心烦意乱。

我们估计是谁与那个“百帕”生气了,但我们不敢说。直到我去县城上高中,问起了物理老师,这才明白什么是“百帕”,“帕”是大气压强单位。播音员说的是低空气压和高空气压。一般近地面的压力大约是1010百帕,400百帕高度。

但母亲生气的时间常常不会太长,她为了这个小暑的“雨季”早储备了足够的腌制雨菜。所谓雨菜,是指菜籽收获后,掉在地上的菜籽萌发的嫩油菜。母亲把落在田埂上和打谷场上的它们连根拔起,然后洗净腌制收藏起来。

有雨菜还不够,母亲抓起一把今年刚

腿孵……这是属于“等”之列的,也可以是别的,只要你能想到,有需要就要市场,一般总能满足你的愿望。糯米和粳米按一定的比例淘洗干净,浸泡一个时辰后,上笼,大火蒸半个小时左右,这当然需要视量而定,灵活处理。至熟,离火,也可用电饭煲煮饭,只是水量比平时做饭稍微少点,这点至关重要,煮饭,当然饭要好。取一片白纱布,专用的,摊开,在当中部位撒些熟的黑芝麻,用勺子沾凉开水,防粘,盛饭,用勺子摊开压紧。吃甜的,在米饭上铺一层白糖拌芝麻粉;吃咸的,在米饭上铺一勺咸菜。讲究的再铺上一层肉松,最后把半边油条折三折放在当中。把纱布卷起来,稍稍用力拧紧卷成型,装在小小的白色塑料袋里,一个纺锤尖的菜饭团就做好了。也有裹火腿肠的,老板娘用

呢。江歪只生活在大河里,小沟小塘是不会有。江歪个头大,一只只能抵河歪好几只。叫它江歪是与河歪相比较,取其大的意思,应该跟长江没什么关联。后来才知道,这种江歪叫冠蚌,俗称大肚蚌,还有一种江歪叫帆蚌,又叫三角蚌,用来培育珍珠最好不过了。

一进小满,农人们乐得夜里睡觉都能笑醒。走起路来都连奔带溜地奔向田野,弯腰抚摸将要成熟的麦穗,他们开始拍着指头算日子。“麦熟一晌”,麦子成熟快得很,没几天满田的麦子就会金灿灿铺满一地。

人间小满最好。小满到,枇杷黄。枇杷是一种“秋萌冬春花实夏熟”集四时之节气精华、孕育的“半斤果肉半斤



## 人间小满最好

□苏宝大

核”的人间“仙果”。唯有进了小满才可享受到它的“仙味”。

人间小满最好。此时,不算太热,衣着飘逸,日头渐长,梅子发黄,石榴花开。

人间小满最好。此时,桑葚由红转紫。桑葚成熟后,采摘即可食用。桑葚味甜汁多,酸甜适口,补肝益肾,生津润燥,乌发明目。多吃桑葚保健有功效。桑葚也可采摘收集晾干,可泡茶可泡酒。

人间小满最好。自古以来,就算家中盆满钵满,粮仓谷满,老祖宗告诉我们,人间小满最好,小满才有乐。想起童年,哪怕得到邻家老太赏给的一小块糖果,捏在手心总会屁颠屁颠乐哉半天。

我仍记得,刚从部队回来参加工



## 菜皮儿

□吴大镞

吃。没几天,家中的黄菜皮儿也吃光了。为了保命,我父亲和其它菜农一样,趁好天扛着一把铁锹,挎着一只竹篮子下田去挖菜根,连同冻瘪的黄叶子一起带回家煮了充饥。就这样,一家人主要就靠这黄菜皮儿度过一个终生难忘的冬天。现在回想起来,毫不起眼的黄菜皮儿,曾经是我们全家的“救命”呐。

我五六岁的时候,全国解放了,新中国诞生了,老百姓本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,可恨美国又发动了野蛮的侵略战争,并把战火烧到我国鸭绿江边。在党中央、毛主席的号召下,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热潮。那年冬天十分寒冷,把青菜择得干干净净到四乡八镇去卖,或者换一点五谷杂粮,而把择下来的黄菜皮儿,去掉掉的或烂的,再洗洗下锅充饥。记得一年冬天,老是刮风下雪,我们庄西边的直港河冻得有尺把厚,田里的青菜全冻死了。我记不得当时我家已有几天碗里不见一粒米了,只记得全靠雪前保存下来的黄菜皮儿当饭



## 拾草

□陶俊国

那天回老家,遇到大哥正在把从河岸割回来的芦苇(浆芦),用锯子锯成一小截一小截的,捆好,堆到屋后,做煮饭烧菜的燃料。

虽然,如今人们煮饭烧菜都用上了电饭锅电炒锅液化石油气,但大哥一直坚持用土灶煮饭烧菜,其实不止大哥一家,在农村,许多老人依旧喜欢用土灶煮饭烧菜,既节省电费液化气费,又方便。况且,现在在农村,煮饭烧菜的柴草特别多,再也不用像上世纪大集体时期,每到冬天人们都要到东海拾草了。

脑海中不由回想起上世纪唯一的一次去大丰黄河滩涂拾草的经历。那年我刚高中毕业,生产队安排各户去东海拾草,我便和大哥和一个远房表哥一同去。

我们是腊月十八去的。那是我第一次出门,我一直想看大海,为了到了拾草的地方就能看到汹涌澎湃的大海了。其实,真正的大海离拾草的地方有二百多里路呢!

我们三人吃过早饭就出发。表哥掌

作,每月工资百元左右。钱是少了点,但看到身边的同学朋友、曾经的老战友还在为找工作苦苦发愁时,我能有个终身稳定的工作和收入,那时我的心里也就有了小满足。至于钱多钱少,从没考虑过,觉得够用就行。

我记得有位领导跟职工们说过这样一句内心话:你们拿的工资虽不多,但要有满足感。小满有小福,大满有大祸。这或许就是古人为什么24节气中,没有大满的原因所在吧。别看如今一些人鸿运当头时,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搞歪门邪道捞取歪财,他们总有一天会栽下跟头、遗臭万年。

人就要有努力攀援向上的蔷薇精神。活着就要有奋斗的精神,就要有追求未来的远大目标,脚踏实地干好每一天,走好每一步,只有更好,没有最好。但,要是在艰难的生活道路上,哪天走得有的累,不妨也可停下脚步,逸下心来,歇上一会儿。或捧读几本闲书,或去河边悠闲静坐,或去邻家散心聊天,或找三两网友,炒几个菜,喝几盅酒,就这么找点儿小满足,蛮好。

想走了。我们队里有个叫徐三的,当时已经三十四五岁了还没有成家,就是靠这种手段,赢得一位拾黄菜皮儿姑娘的欢心,最后成了家。在他们结婚的那天晚上,队长闹新郎新娘时说:“徐三,你们今天能够喜结良缘,不仅是靠的黄菜皮儿,也有我们大伙儿的功劳呢。在田里你把黄菜皮儿包青菜送给你婆娘时,我们都知道,只不过静只闭眼只眼罢了,是大家存心成全你们的。你现在婆娘到手了,可不要把我们忘记了。”一席话说得一对新人满脸通红,宾客满堂大笑。

时间过去了几十年,人们早已不再用黄菜皮儿充饥了。但每当我看到垃圾桶内的黄菜皮儿时,心里总是酸酸的,有说不出的味道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,菜农的生活越来越富裕了,经常看到在丰盛的酒席上,当食客们酒足菜饱之后,留下满桌子的残菜,有的菜还一筷子未动,却还叫再烧一碗青菜汤来清清口腻时,我眼前便浮现出那些黄菜皮儿,且久久挥之不去……

我们到船上拿来割草的镰刀。我不会割草,表哥叫我把他们割下的草捆成一捆捆的。大家以为要过年了农场肯定放假了,所以就放心大胆使劲割。割了十几捆草,突然有两个人从天而降,一来就问谁让割的。表哥一看傻了,忙抽出香烟不是,说不让割我们走路。哪有这么容易!两人让我们上船,把船撑到队部去。刚才的高兴劲顿时烟消云散,四个人只好乖乖地把船撑到队部。农场的人用铁索把我们的船锁了。

因为我们船上捆草都没有,农场的领导也没有办法,只能一直锁着,直到腊月二十四,让我们一人缴了十块钱罚金,才把我们放了。

我们到船上拿来割草的镰刀。我不会割草,表哥叫我把他们割下的草捆成一捆捆的。大家以为要过年了农场肯定放假了,所以就放心大胆使劲割。割了十几捆草,突然有两个人从天而降,一来就问谁让割的。表哥一看傻了,忙抽出香烟不是,说不让割我们走路。哪有这么容易!两人让我们上船,把船撑到队部去。刚才的高兴劲顿时烟消云散,四个人只好乖乖地把船撑到队部。农场的人用铁索把我们的船锁了。

因为我们船上捆草都没有,农场的领导也没有办法,只能一直锁着,直到腊月二十四,让我们一人缴了十块钱罚金,才把我们放了。

我们到船上拿来割草的镰刀。我不会割草,表哥叫我把他们割下的草捆成一捆捆的。大家以为要过年了农场肯定放假了,所以就放心大胆使劲割。割了十几捆草,突然有两个人从天而降,一来就问谁让割的。表哥一看傻了,忙抽出香烟不是,说不让割我们走路。哪有这么容易!两人让我们上船,把船撑到队部去。刚才的高兴劲顿时烟消云散,四个人只好乖乖地把船撑到队部。农场的人用铁索把我们的船锁了。

我们到船上拿来割草的镰刀。我不会割草,表哥叫我把他们割下的草捆成一捆捆的。大家以为要过年了农场肯定放假了,所以就放心大胆使劲割。割了十几捆草,突然有两个人从天而降,一来就问谁让割的。表哥一看傻了,忙抽出香烟不是,说不让割我们走路。哪有这么容易!两人让我们上船,把船撑到队部去。刚才的高兴劲顿时烟消云散,四个人只好乖乖地把船撑到队部。农场的人用铁索把我们的船锁了。